

徐賁《北郭集》版本考

賈繼用

內容提要：徐賁是元明之際著名詩人，與高啟、楊基、張羽齊名，並稱“吳中四傑”，其詩文集最初名為《悟澹集》，然散佚已久，世間不見流傳。《北郭集》是因徐賁曾居蘇州北郭而得名，是其流傳於世的唯一詩集，其版本和流傳狀況向來無人論及。《北郭集》的現存版本有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張習刻本（亦稱成化本）、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陳邦瞻重刻本（亦稱重刻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和抄本，它們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即成化本系統和萬曆本系統。成化本是現存各種版本的《北郭集》的祖本，是已知最早的刻本，也是《北郭集》的“善本”，在各種版本的《北郭集》中最为重要，對於保存和傳播文獻有著巨大的價值，然仍有重收、誤收等不審慎之處。《四部叢刊》本和抄本均屬於成化本系統，然均有增補，尤其是抄本，共多詩十八首，序一篇，其文獻價值彌足珍貴。萬曆本則是依據張習刻本重新編輯而成，但形式略有改動，《四庫全書》本來自萬曆本。

關鍵詞：徐賁 北郭集 版本

徐賁（1335—1379）^①，字幼文（以文），號北郭生，祖籍四川。居毘陵，元末徙居蘇州望齊門。元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居吳，闢為屬，不久辭去，築書舍於湖州之蜀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秋，張士誠敗亡，流放臨濠，次年放還蘇州，往來吳興。明洪武七年（1374），以禮部尚書牛涼薦至京，任禮科給事中。洪武九年（1376）春，奉使晉冀，還，任河南左布政使，改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升廣西參政，又改刑部主事，卒於官。^②有《北郭集》。明初，吳下多詩人，賁與高啟、楊基、張羽齊名，稱“吳中四傑”^③。

四傑在當時詩名尤著，名為大家，史稱高、楊、張、徐，為有明三百年詩歌的起點。徐賁之詩在四傑之中，尤見法律，“別為一格”^④，或贊之曰“秋空皎月，丹桂分香”，“商鼎周敦，宛存法象，頗類晉唐諸公”^⑤，或喻之為“老圃黃花，幽韻自足”^⑥。然而延及後世，其詩其人皆鮮見論及，其詩集《北郭集》，更如藏之名山，無人問津。這與徐賁的詩歌成就及其在元明詩歌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頗不相稱，有必要進行考察，為元明之際詩歌史的研究提供基礎性的線索和資料。

一、最初《悟澹集》及《北郭集》由來

徐賁詩集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周履道《讀故友徐幼文詩集有懷》，詩云：“欲與評詩

恨久違，楚雲吳樹兩依微。讀闌北郭平生稿，秋晚空齋掩落暉。”^⑦周履道卒於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⑧，故至正二十四年（1364）之前徐賁已經有詩集流傳。周履道在詩中提到“北郭”二字，然未知當時徐賁詩集是否名為《北郭集》。周履道所讀的“徐幼文詩集”應是當時朋友之間的傳抄本。

明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⑨卷十四《徐幼文惠山圖》：“……幼文已矣，而畫獨存。道機微題，感嘆賦此。幼文所製樂府詩文若干卷，簽題悟澹集……無錫縣庠呂志學題，實洪武庚申七月也（洪武十三年1380）。”是知徐賁詩曾以“悟澹集”名集。“悟澹”，《趙氏鐵網珊瑚》卷十四《徐幼文畫》：“三月廿五日夜風雨中，予與呂高士對酌於蜀山書舍，行觴之次，邀予作畫，醉中圖此，政自不知醜惡也。徐賁。是日宿於悟澹齋，連榻話舊，酒半作此圖，明一（原文闕）”，故“悟澹齋”在徐賁蜀山書舍，徐賁詩集或始以齋名之，然此本已不可得見。張羽《靜庵集》卷一有《山中送悟澹隱君還蜀山》是張羽送徐賁還蜀山書舍時所作，故徐賁曾以“悟澹”為號，而詩亦以此名集。徐賁隱居蜀山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是集既以蜀山書舍中書齋或自號名之，故《悟澹集》作為詩集之名當在當年或稍後，也可能是其隱居蜀山期間所作之詩文的結集。

然成化本《北郭集》卷首“附錄”有高啟《讀徐七記室北郭詩集有感》^⑩。“記室”當是張士誠所授之官，而高啟卒於洪武七年（1374），其還稱其集為《北郭集》，故可以斷定，在洪武七年（1374）之前徐賁詩集即以“北郭”名之。這是我們能知道徐賁詩以“北郭”名集最早時間，而《北郭集》已經是純粹的詩集，而非如“悟澹集”是徐賁的詩文的合集，抑或，《北郭集》源於《悟澹集》。

按張習《北郭集後錄》：“《北郭集》者，吾蘇徐幼文先生所作詩也。謂之北郭者，由祖自毘陵來，居吳城北望齊門外，故以名集，後雖屢遷，仍係舊名，乃首丘意也。”這當是徐賁詩以“北郭”名集的原因，故後世遂稱徐賁的詩集為《北郭集》，而“悟澹”之名鮮見於後世文獻。

現存《北郭集》版本有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張習所刻十卷本、萬曆三十七年（1609）陳邦瞻重刻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抄本。這幾種版本實際上分屬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即成化本系統和萬曆本系統。

二、成化本系統

成化本，即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張習所刻十卷本，亦稱張習本，是已知《北郭集》現存最早的刻本。

成化丙午（成化二十二年1486）吳興閔珪《北郭集序》云：“先生之詩名《北郭集》，有樂府、五七言古體、近體、排律、五言六七言絕句、五言聯句共十卷。先生去今百餘年之久，集未有傳，廣東僉憲張君企翱始壽諸梓。”以此而論，到成化年間，《北郭集》已罕見流傳，抑或無刻本傳世。《詩淵》成於明永樂年間，其中有為數不少的高啟、楊基詩作，然而不見徐賁詩，大約其集在明初流傳不廣。張習說：“先生平昔所作甚富，已成大家，所存殆不止此，此其散亡之餘，習自幼借錄以觀，得之私淑者

多矣。”所謂“私淑者”，當是愛其詩藏其詩者。故張習所借錄，當為抄本。據此可以推測，在成化本之前，《北郭集》或未有刻本傳世。周履道所說“徐幼文詩集”，呂志學所說“悟澹集”，高啟所說“北郭詩集”，或皆為抄本，到百餘年後的成化年間或湮沒不存，或散失甚巨。因其本現今不傳於世，其編排體例亦不得而知，張習在編輯成化本時是否見過原書，不可得考。然有一點可以肯定，一般書籍的流傳，大約先有抄本，而後有刻本，成化本應該也不會例外，當是張習匯集“私淑者”所藏之抄本而成，其編排體例或有所據。閔珪《北郭集序》所說“先生之詩名《北郭集》，有樂府、五七言古體、近體、排律、五言六七言絕句、五言聯句共十卷”，或指成化本體例，抑或這種體例在成化本之前已經有之。

國家圖書館藏成化本《北郭集》二冊，前有成化丙午（成化二十二年1486）吳興閔珪《北郭集序》，目錄後附錄高啟、周履道詩二首，書後為張習後錄。版式為半葉十行，二十一字，粗黑口，黑雙魚尾，四周雙框。題下書：吳郡徐賁幼文著。然不見藏書印，其流傳過程不得考知。

是集編為十卷。卷一，樂府61首；卷二，五言古體71首；卷三，五言古體54首；卷四，七言古體28首；卷五，五言律詩72首；卷六，五言律詩64首，五言排律10首；卷七，七言律詩65首；卷八，五言絕句21首，六言絕句13首；卷九，七言絕句113首；卷十，七言絕句84首，聯句詩1首。收詩凡659首。

成化本是各種版本《北郭集》中的“善本”，是現存抄本和《四部叢刊》本的祖本，而萬曆年間的重刻本也是以此為底本重新編排的，後世的明詩總集中所選徐賁詩也大都以此為依據。它對於徐賁詩歌的保存和傳播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然仍有重收、誤收等問題。

一、重收。

卷一《別離曲》：

山風吹霜榆葉老，城鴉傳聲天欲曉。征徒出門駕行裝，斗杓倒懸月無光。我停露車客停馬，荒煙蕭蕭暗平野。一杯濁酒且須傾，九月垂楊不堪把。歌聲感激弦聲繁，坐上醉人爭笑喧。相逢相別皆草草，心事如絲向誰道。

卷三《送主簿王儀中之華亭》：

山風吹霜溪葉老，鼓笳欲斷天未曉。行人出門難亂啼，北斗倒懸月在西。我停露車客駐馬，荒煙瀟瀟暗平野。一杯濁酒且須傾，九月垂楊不堪把。歌聲感激弦聲繁，座上醉人爭笑喧。相逢相別皆草草，心事紛紛向誰道。

兩詩除幾處異文外，基本可認為同一首詩。

二、誤收。

1. 卷五《贈醫士呂彥倫和王原吉韻》亦見於王逢《梧溪集》卷三，當為王逢所作。

此詩在《梧溪集》作《贈呂醫師》，詩有後序云：“敘字彥倫，吾鄉黃田人也。家

甚貧，日往返十里從予讀《尚書》，鄉之大夫士咸愛其才，志篤敏，將進乎學。予獨懼其神氣不充，久而殆病也。未幾，果病。予深憂之，遂用宋清故事，具券即醫師呂如心氏。如心曰：吾道本乎施濟，竊計清所獲，特市道之雄耳。奚券為哉！且夫人之常情，孰不願賢而利，達富而壽考，幸生而賢，賢而苦貧，貧而苦病，病而不能藥，我是何心哉？遂反其券，命日服藥一裏，至數十裏而愈。愈之日，予詩之而復序之，蓋所以旌如心之德而為彥倫慶也。”顯然，醫師非為彥倫。《梧溪集》卷七《張貞哀辭》亦云：“予門生張敘女諱貞”，故張敘為王逢門生當無異議。上詩序“日往返十里從予讀《尚書》”與此相合，此其一。

國家圖書館藏《梧溪集》，前有元至正己亥（十九年 1359）仲秋周伯琦序，洪武戊申（元年 1368）聖猶子記，景泰七年（1456）陳敏政後序，為景泰七年（1456）陳敏政重修本，成於成化本《北郭集》前，集中有是詩，從版本的角度看，詩也當為王逢作，此其二。

故成化本《北郭集》錄有此詩，當屬誤收。

2. 卷六《題畫》

樵林夜鳴楓葉，僧扉寒掩煙蘿。夢裏秋山十二，不知何處雲多。

在《書畫匯考》卷十八、《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八十三、《御選元詩》卷八十皆作元人趙肅作。肅字彥恭，吳興人。是詩在《書畫匯考》、《六藝之一錄》題為《趙彥恭樵林楓葉詩帖》，題下有字：行書灑金紙本。《御選元詩》題作《樵林楓葉》。除《北郭集》，在另外唯一題曰徐賁作的《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二十五中僅作《題畫》。上述五書，除《北郭集》外，編著時間大致相當，而《書畫匯考》、《六藝之一錄》記錄更為詳細，更似從原帖載入。

再者，《書畫匯考》、《六藝之一錄》成書約在《北郭集》之後二百年，而此詩題目和詳細信息在《書畫匯考》、《六藝之一錄》中與《北郭集》均不相同，前者必有確實所據（原畫或原帖）。而此詩在《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中題目與在《北郭集》中完全相同，更似從後者錄入，而非出自原帖或原畫。故此詩當為元代趙肅的題畫詩，成化本《北郭集》當是誤收。

3. 卷六《墨梅》

月落山空人靜，夢斷碧窗煙冷。暗香何處消沉，留得一梢寒影。

《石渠寶笈》卷二十二亦載是詩：“《集古圖繪》一冊，素箋本，凡十幅……”第一幅楊補之梅，有劉因、張醇、危素、王行、周復、張羽、鄧文度題詩，張羽詩即是詩，在周復後。詩以原畫載入，為張羽作。

4. 《題倪雲林竹》六首中四首為誤收。

其 一

憶君我有淚淋漓，正似湘江雨後枝。記得秋聲夜同聽，消閑館裏對床時。

其 二

江鄉處處憶陪游，見寫湘雲數葉秋。今日仙魂乘鶴去，猶存遺墨動人愁。

其 三

春江誰唱竹枝歌，春雨瀟瀟傍竹多。欲借淇園一竿玉，桃花磯下釣寒波。

其 四

出海琅玕翠色新，娟娟春雨洗芳塵。夢回影落虛窗月，卻怪毫端寫未真。

其 五

倚窗晝寂自焚香，十日春陰不下堂。幾度吟成微醉後，興來拈筆寫修篁。

其 六

不見高人倪幼霞，流傳遺墨尚清華。鳳毛零落湘江水，春雨新稍整復斜。

此六詩見於《石渠寶笈》卷三十八：

元倪瓚《春雨新篁圖》一軸（小字：上等閏五），素箋本，墨畫，款題云：今朝姚合吟詩句，道我休糧帶病容。（缺）贈湘江青鳳尾，相期住宿最高峰。辛亥秋寫竹梢並詩，奉贈次宋徵士。瓚。右方中有題句云：哭君我有淚淋漓，正似湘江雨後枝。憶得秋聲夜同聽，蕭閑館裏對床時。後署本字。左方上有題句云：（缺二字）處士冰雪姿，愛寫秋林最老枝。直作龍吟起風雨，硯泓吸灑墨淋漓。後署湜庵。又題句云：綺窗晝寂自焚香，十日春陰不下堂。幾度吟成微醉後，興來拈筆寫修篁。後署立庵。又句題云：不見高人倪幼霞，流傳遺墨尚清華。鳳毛影落湘江水，春雨新稍整復斜。後署暮字。下方題句云：春江低唱竹枝歌，春雨蕭蕭傍竹多。欲借淇園一竿玉，桃花磯下釣寒波。後署筠軒。又葉著題云：先生清氣逼人寒，愛寫森森玉萬竿。湖海歸來已蟬蛻，一枝留得後人看。葉著。又梁時題云：江鄉處處憶陪游，見寫湘林數葉秋。今日仙魂乘鶴去，獨留遺墨動人愁。梁時。又題識云：魯望宅前湖水深，湖風吹雨秋陰陰。蓬窗溫酒斫鱸膾，醉聽竹枝歌楚音。右雲林倪先生所畫竹梢，近代之絕作也。雖宋之文蘇，元之高李，其法度高妙，風韻超逸，則此作又不在乎下矣。余友繼善徵士，好學嗜古，持此為贈。後署裡字。右方下有“汪養用珍藏印”一，印右邊幅有“棠邨審定”，“蕉林”二印，軸高二尺二寸二分廣一尺二寸。

其中湜庵為元明之際詩僧渭清遠，立庵為蘇州詩人俞貞木，梁時即與徐賁並為“北郭十友”之一的梁用行，皆元明之際吳中著名的詩人。而從記載看，《石渠寶笈》當是據原作錄入，而六詩之中其一、其二、其三、其六非徐賁作，成化本為誤收。

成化本依據當時流傳抄本編輯而成，不同抄本在錄入時或不夠審慎，故有誤收之瑕，而且後世的總集和他人別集中的徐賁詩歌中的異文也大略可以看出成化本依據的祖本也未必確切。如卷六《記夢》，成化本、萬曆本皆為“夢裏綠陰幽草，畫中春水人家。昨夜紗窗細雨，銀燈獨照梨花。”《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九十六、《御選明詩》卷一百十七因之。而《眉庵集》卷三《夢綠軒》序云：“余與徐君幼文同謫鍾離，結屋四楹，幼文居東楹，余居西楹，文嘗賦詩曰：‘夢裏綠陰幽草，畫中春水人家。何處江南風景，鶯啼小雨飛花。’蓋深有意於故園也。”¹¹⁰後兩句完全不同，《眉庵集》非有意於存徐賁之詩，故從記述的角度也應該貼近原作，成化本似誤。

以上是成化本存在的問題，在萬曆本、抄本依然存在。

抄本《北郭集》^⑫祇言抄本，但未言何人何時所抄和版本所自。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北郭集》十卷，舊寫本，並云“此猶影寫張企翱僉憲除（似當為“初”，原文如此）刻之本也”^⑬，抑或即為此本。是集體例一依成化本，也屬於成化本系列，然有諸多不同。

1. 收詩數量不同

抄本卷三末有詩《劉伶臺》和《蜀山書舍序》一篇，成化本無。

抄本卷五末有《登陶丘與高季迪同賦》、《庚戌歲元日立春》、《送沈州判北上》，成化本無。

抄本卷八《客夜》詩後有《軍裝十詠》，成化本無。

抄本卷十《雙鑒僧舍聞鶯》後為《題趙魏公作苕溪清隱圖》，而成化本為《紫菊》，《題趙魏公作苕溪清隱圖》不見於成化本。同卷《廣州雜詠和劉主事子高》，有二首與成化本不同。同卷末抄本有《賦草送明》、《十四夜》二詩，成化本無。

抄本較成化本共多詩十八首，序一篇，另外，異詩一首。這或許是抄者在抄錄時同時參考其他不同的版本或總集中徐賁的詩歌，因而增加了成化本未收的十八首詩。而這些詩不僅可以補成化本、四庫本之闕，而且對於考察徐賁生平也具有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比如卷三《蜀山書舍序》云：“余有書舍在吳興之蜀山，前年毀於兵，去年嚴君仲份與余同處吳城園中，因談蜀山之勝，遂為余作書舍圖。今年余自鍾離謫還，呂君志學訪余於北郭……戊申歲（洪武元年 1368）十二月五日徐賁書。”這可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徐賁傳”中以徐賁謫謫，在吳亡之次年，至洪武二年（1369）始赦除之誤，而陳學霖《明史·徐賁傳糾謬》因未見此序，故仍沿襲錢氏之誤。無疑，這對於研究徐賁生平具有重要的價值。

2. 排列順序有異

抄本卷七 25 首詩順序與成化本比編排大不相同，前後失序，未知何故。然這一點四庫本與成化本相同。

三、異文頗多。

如成化本卷二《舟行昆山懷陳惟寅山人》，抄本作《舟行昆山懷方張二山人》，成化本卷三《晉冀紀行十四首》題識作“洪武九年”，抄本作“洪武八年”，成化本卷七《送重衲住武康楊庵》，抄本作《送重上人住楊墳寺》，此類尚多。

雖然抄本與成化本有諸多不同，但是抄本仍當屬於成化本系列。首先，其抄寫版式全仿成化本。按刻本說法，半頁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單魚尾，四周雙框，而且抄本前有吳興閔珪《北郭集序》，後有張習後錄，甚至序錄後圖章亦全仿成化本，這顯然是依據成化本過錄的。其次，分卷相同，並且除卷七外，每卷詩歌的編排順序和起止與成化本基本一致，而與重刻本分為六卷完全不同。所以，雖然抄本在收詩數量、某些詩的編排順序和文字上有許多出入，但抄本屬於成化本系列應該沒有疑義。

《四部叢刊》本是上海涵芬樓影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明成化本，只是版式亦稍微變小。書中有“雙鑒樓藏書記”、“江安傅沅叔藏書記”等印，末為傅增湘跋，並從李日華《六硯齋三筆錄》補入《泰山紀游》三詩為附錄一卷。

三、萬曆本系統

萬曆本即萬曆三十七年（1609）陳邦瞻編，汪汝淳校刊本，題曰《重刻徐幼文北郭集》，故亦稱重刻本。陳邦瞻刻明初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四家詩共四十一卷，南京圖書館藏本有萬曆己酉（三十七年 1609）陳邦瞻和謝肇淛二序。中國社會科學院善本書庫有藏，然無陳、謝二序。

嘉靖丙寅（四十五年 1566），俞憲《盛明百家詩·高楊張徐集序》^⑩云：“國初詩稱高楊張徐四家，蓋與我明有倡始率作之意焉。予宦游廿餘年，求之弗得。”可見在嘉靖年間，高楊張徐的詩集已經難以找到。到萬曆年間，陳邦瞻在明初四家詩重鐫序中云：“蓋自國初，金陵定鼎，而宇內作者已雲集闕下，應制鳴盛，爭樹赤幟，四先生者猶襃然傑出其間，今其流傳尚在，而罕睹全帙，且一時雍容記述之盛亦少知者，耳食之徒就近易相祖襲，詩道亦稍稍衰矣。”四傑在明初詩壇大著詩名，所謂“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⑪，然二百年之後，詩與人俱不彰，其詩集更為罕見。故汪汝淳在萬曆己酉（三十七年 1609）仲夏所作《合刻國初四先生全集後序》無不感慨地說：

國初談詩者，則首推高、楊、張、徐四先生，而能舉其集者，蓋難其人也。即散見於匯詩、風雅、詩刪諸刻中僅百餘篇，吉光片羽，可想風采，而卒不見全集……會匡左陳先生秉憲於浙，特囑淳物色，期年乃得報命。

謝肇淛重刊序中也說明了重刻的緣起：

然而時代遼遠，途轍頻移，麗藻雕章，梨棗朽蠹，清言雋語，楮墨消沉，值高安陳德遠觀察，醉心藝圃，搜厥遺編，而天都汪孟樸太學，樹的藻林，授之剞劂。

陳邦瞻（1557—1628），字德遠，江西高安人。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歷任南京大理寺評事、浙江參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兵部左侍郎兼戶工兩部侍郎等職。^⑫陳邦瞻“留心問學，於經史之學，殊有原本。撰宋元紀事本末（即《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為史家所稱”^⑬，並有《荷華山房摘稿》傳世。陳邦瞻重刻明初四家集就是在其任浙江參政期間。錢謙益云，陳邦瞻“搜訪高、楊、張、徐之集，刻而傳之，使淫哇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其風尚可思也”^⑭，對其重刻明初四家集評價甚高。

重刻本仍以成化本為底本。首先，重刻本雖然在卷數上與成化本不同，然按體分卷和詩的編排順序與成化本基本一致。其次，題下小注重刻本與成化本基本相同。再次，成化本與抄本的異文之處，重刻本同於成化本。

然而重刻本畢竟是另一種版本，它與成化本有著很大不同。第一，重刻本分為六卷，而成化本分為十卷。第二，重刻本後有汪汝淳萬曆己酉（三十七年 1609）仲夏所

作《合刻國初四先生全集後序》，未錄成化本原來序志。第三，從版式上看，成化本版式為半葉十行，二十一字，黑口，黑雙魚尾，四周雙框。而重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黑魚尾，四周單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善本書庫藏萬曆本《北郭集》二冊，冊三卷，舊為清唐翰題^①所藏，並有其庚午四月廿二日（同治九年1870）題跋云：“此明初四先生合刻詩集，四先生者，高青邱、張潯陽、楊孟載及徐幼文也。四先生專集傳本甚少，得此吉光，亦足豪矣，書以待訪。卷中評選為吾宗號晚農名參駁，當為毘陵人。集中《次高士敏韻》，又《寄高二詩》，乃吾邑高太常遜志也。高安陳君匯刻是集為萬曆三十七年（1609），距初明纔二百四十年耳，而四君之集已不易得若是，況又閱二百四十餘年後耶！古刻日少一日，無庸高言宋元秘笈，苟得前代正、嘉以前佳刻，已不啻珠璣矣！余喜搜古刻，而近年謀食不暇，時或售去，因讀汪君後序，為之慨然，時以元人小集將出售其半，書以記載。新豐鄉人識。”^②另行“元人小集今餘十種同歸石蓮”。又另半紙“此字是唐翰題先生手跋，書內並有唐晚農先生批校，到底又有藥房聆缶選印”。扉頁有“唐晚農點定”朱文方印。後序版心上部有“由庚堂後序”紅印。第一頁目錄下至上有“吳興茅佐卿鑒賞之印”、“石蓮閣藏書”^③，書框上有“杭州王氏九峰舊廬藏書印”，卷一頁題下有：“綏珊八十以後所得書畫”^④，“重嘉鑒賞”（在前印左），“晚農”、“參駁”，框上“九峰舊廬藏書記”，卷二題下只有“杭州王氏九峰舊廬藏書印”和“重嘉鑒賞”二印，卷三無，卷四同卷一，唯框上無王氏印，卷五無，卷六同卷二。

從上述藏書印看，是書曾經唐晚農、吳興茅佐卿、吳重熹、杭州王九峰等人收藏，吳重熹、王綏珊（王九峰）都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而吳重熹更官至江西、河南巡撫，故是書得以保存完好，然是集不見陳、謝二序。

值得一提的是，是集多有唐晚農批校之處，如卷一《猛虎行》詩後“猛虎洵可畏，然此意氣少年，亦不得以成敗短之”。《農父謠送顧明府由吳邑升常熟》上“此等題，莊則近諛，諧則近謔，委婉入情，庶幾宋衡之聲”。《明月篇贈章子向》上“鑒當是摹字之誤”。卷二，《贈毛煉師環隱》上“腐譚可厭”。《烏程危明府挽詞》“琴改弦更好”。卷三《丙午中秋與余左司王山人高記室同過張文學宅看月》上“用險韻必有奇句，乃可令人擊節，若此等長篇，何異沽酒市脯，詭為食前方丈耶！”《月軒》“學長吉而怯者也”。《鵲軒為王孝子作》末上：“似，當作汝。”卷四《藥圃》“三棱收夏草，五葉認春參”、“對句流動”等等。此類尚多。

《四庫全書》本亦是抄本，屬萬曆重刻本系統。《四庫全書·北郭集提要》云：“舊本為吳人張習編次，今是集前後無序跋，題曰陳邦瞻校，蓋萬曆間重刻之本，又非習所編之舊矣。”故《四庫全書》本是依據重刻本抄錄的。但除提要所云，四庫本前後無序跋不同於重刻本外，亦把重刻本目錄刪除，並且卷一漏抄《車遙遙送張都事》詩一首，版式也有改動，半葉八行，二十一字，單魚尾，四周單框。

以上是現存徐賁詩集的版本流傳情況。

另外，在明俞憲《盛明百家詩》、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清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等明代詩歌總集中選有相當數量的徐賁詩歌，然非個人別集，故置而不論。

注釋：

- ① 徐賁卒年有兩說：一是明張習《北郭集後序》：徐賁卒於“癸酉七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他書大多依此；另一是明末清初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徐賁傳》的己未（十二年，1379）、庚申（十三年）之說。然揆諸當時文獻，徐賁卒於洪武十二年（1379）當無疑義。參見筆者另著文《徐賁入明仕歷與卒年新考》。
- ② 《明史·徐賁傳》的記載多有混亂失實之處，香港著名學者陳學霖先生《〈明史·徐賁傳〉糾謬》（見陳學霖《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原載1970年5月30日台北《大陸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十期）糾正其中一些謬誤，但仍有沿襲前人之誤和尚需補正之處。本文徐賁傳記參見筆者另著文《徐賁入明仕歷與卒年新考》。
- ③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中華書局，1974年，第7328頁。
- ④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卷一百六十九《北郭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472頁。
- ⑤ 閔珪：《北郭集序》，見成化本《北郭集》卷首。
- ⑥ 張習：《北郭集後序》，見成化本《北郭集》卷末。
- ⑦ 成化本《北郭集》卷首附錄，另見《御選元詩》卷七十六。
- ⑧ 賈繼用：《高啟年譜》，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2006年，第39頁。
- ⑨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未說明版本出處者皆為此《四庫全書》本。
- ⑩ 高啟著，金檀輯注，徐澄之、沈北宗校點：《高青丘集》卷十八作《讀徐七北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79頁。
- ⑪ 朱彝尊：《明詩綜》（第一冊）卷九題為楊基作，顯誤。中華書局，2007年，第361頁。
- ⑫ 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景印《歷代畫家詩文集》。
- ⑬ 中華書局，1990年，第837頁。
- 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 ⑮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傳》，第7307頁。
- ⑯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6277—6278頁。
- ⑰⑱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中華書局，1983年，第644頁。
- ⑲ 唐翰題（1816—？），字子冰，一字鶴安，號焦庵，又號文伯，浙江嘉興人。咸豐間以廩恭捐訓導。歷官江蘇淮安同知、通州知州、吳縣柘林通判。嗜金石書畫，收藏甚富。有《唯自勉齋文存》。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中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16頁。
- ⑳ 唐翰題的題跋為行草，多處難以辨認。幸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蔣寅師指點，特此致謝。
- ㉑ 吳重熹藏書印。吳重熹（1838—1918），字仲樸，號石蓮，山東海豐人。吳式芬之子。清同治元年（1862）舉人，官河南陳州知府，調倉場侍郎，擢江西、河南巡撫。有《石蓮閣詩十卷》。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中冊），第1725頁。
- ㉒ 以上二印為民國王綏珊藏書印。王綏珊（1873—1938），浙江紹興人，名體仁，字綏珊。清末秀才，築九峰舊廬於杭州，所藏宋本及地方志頗豐。室名“九峰舊廬”、“東南藏書樓”，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

（作者單位：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基礎部）